

# 台灣步道系統建置之價值思惟與實踐

文、圖 ■ 郭瓊瑩 ■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主任兼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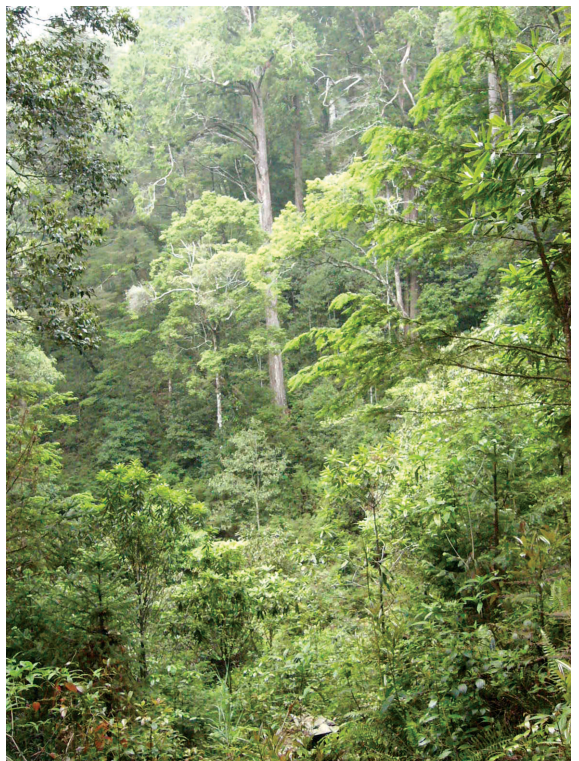
## 一、前言

多數未到過台灣之外國人很難想像台灣有高山、蓊鬱的森林及會有雪景。而即便是出生於本島的國人，登高山之機會亦僅佔20%弱。換言之，瞭解台灣命脈的人仍是佔有限的比率。

山林是台灣的命脈，主因台灣山高陡峻，平原有限，被覆於這些陡峭之森林是台灣重要的蓄水庫，而又因台灣之微地形與地理氣候區之多樣性，山林孕育著極豐富之生物多樣性，包括植物與動物。這也是為何早期認識台灣、開啟台灣山林探險（或資源掠奪）者多是外國人。相信，迄今仍有極大之



▲台灣山林之美兼氣勢與細緻雙重優勢。  
（攝影 / 郭瓊瑩）



▲大雪山之森林有雲霧帶之生態特質。  
（攝影 / 郭瓊瑩）

未知基因庫有待進一步之科學研究與探索。

就文化歷史之演變探討，山林之開發與發現，均與原住民生存及外人掠奪資源密不可分。換言之，山林裡無論是人走出來之步道、獵徑或為軍事防衛而開闢出來之古道，與今日大家認知之知性旅遊的步徑是有很大落差的。



19世紀隨著通商開埠而引入之外籍傳教士更開啟了採集台灣動植物資源之先鋒。除了高山外，毗鄰各港口之郊山、鄉野也有了外人探索之蹤跡，知名者如：福鈞、Swinhoe、鹿野忠雄…等。



▲福鈞（左；資料來源：台灣植物探險，1999）、Swinhoe（中；資料來源：<http://www.amoymagic.com/fowlSwinhoe1863>）、鹿野忠雄（右；資料來源：[http://www.ylib.com/author/yang/images/syp\\_4](http://www.ylib.com/author/yang/images/syp_4)）。

是以，台灣山區步徑之闢建史也可以說是台灣山林資源之開發史，包括國民政府遷台後，對於開採煤礦、水力發電之需求而開闢之索道、台車道、保線道、警備道、林道…等，今日都成了國人健行登山之步徑。然而上述健行登山步徑之使用仍非廣範為國人所知。主因自1949年到1986年間之戒嚴政策，讓國人對於親近山林反而成為一種禁忌或障礙。而直到解嚴後，加以國民所得提高，台灣漸進入已開發國家，探訪山林、親近山林也才真正得以解放，而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中之一項「活動」。

這亦是為何對於台灣山林景觀描述或旅行探索之資料極為闕如之原因。今日，台灣又已邁前一步，自山林資源開掘轉型為山林保育及休閒遊憩之新里程碑。對於步道系統之建置、山林資源之調查、山林資源之保存與永續經營，以及山林美學之教育，似乎又開啟了另一波革命。而步道系統建置則不只侷限於硬體建設之表象功能而已，它似乎也必須更有深度地去探究步道與台灣山林歷史文化之關係，以及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

面之複雜脈絡。當然，其系統建置似乎又非僅林務局之單向職責了！

## 二、價值轉型與變遷

世界森林育樂之發展較具體成型的應可追溯自美國國家公園之設立，亦即1872年所設立之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也因為國家公園之設立，人們對親近山林、親近荒野自然美景，開始有了與開發資源（如到西部拓荒、淘金）不同思考與體驗。

1898年約翰·繆爾（John Muir）在發



▲阿里山鐵道是今日遊憩途徑更是台灣山林開發史之歷史見證。（攝影／郭瓊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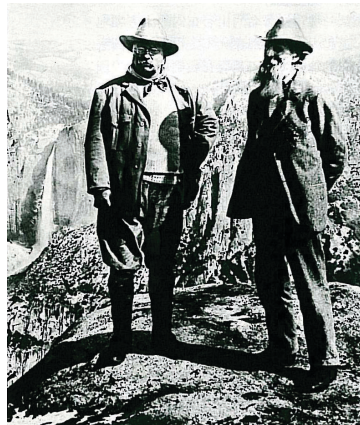


▲美國國家公園之設立係為都市人找回山裡的家，予以心靈之放鬆與沈澱。（攝影 / 郭瓊瑩）

表自然保育與倡議國家公園之意見時曾說：「成千上萬疲乏的心靈，不安的、過於文弱的人覺得到山上去，就像回家一樣。荒野為人生所必需，山林公園和自然保留地不單可以作為林木和灌溉，補注河水的泉源，也是生命的泉源」。

在19世紀末，交通仍不發達的世紀，每年已有上千人都不辭辛苦跋涉，旅行到遠離都市生活的另類景緻區中，這也就說明了當時的人深深感悟到回到「山上的家裡去」是必要的。

這個「回到山上家裡」的運動開啟了今天的自然保育運動，也開啟了各國設立國家公園以保育、研究、教育及遊憩為中心理念之新山林價值觀。1864年自第一個將約瑟米堤（Yosemite）設為加州州立公園，以確保其過度砍伐之紅衫林到國家公園之設立（1890年）。也正說明了，這近150年來人類已開始自資源利用而逐漸轉型為資源保育，而自第一座國家公園之設立，也證明了山林景觀之欣賞、遊憩機會之提供是最早山林美



▲1930年羅斯福總統與約翰·繆爾  
 勘查約瑟米堤冰河（資料來源：  
 美國西部國家公園，1973）。

學與土地倫理運動開發之里程碑。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00多年前因民間人士，如約翰·繆爾之提倡而引起美國國會之重視，而有了

1864年林肯總統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文告「…將約瑟米堤山谷、及馬利波沙巨樹林讓與加州，提供公共遊樂休憩之用，永遠不得轉讓」。

而台灣森林遊樂區系統之建置雖較之約瑟米堤以「公用遊樂休憩」之決策晚了約120年，然而系列森林遊樂區之劃設建置與經營，以及區內與區外步道之建置修繕，已足證明台灣對山林利用之價值觀也與世界接軌，逐步轉型，並依時不斷演化因應變遷之。

當利用山林之價值逐步轉型後，國人親近山林之型態亦開始分化。自特殊小眾探索之旅到大眾化之賞景休憩。而最早與山林步徑關係最密切者即為山裡的家人—原住民，其所走來出之獵徑，一方面做登山健行步道，一方面原住民亦因對傳統生活領域之傳承受阻，加以都市化之衝擊，原住民生活形態改變，而原有獵徑也逐漸淹沒於荒草中。

而同時，國人開始對山林探險感到興趣，自專業登山者到一般學生社團，以及普



▲紅杉國家公園之設立係為確保濫伐過度之珍貴巨木林。（攝影／郭瓊瑩）

羅的國人認為健行登山是有助於身心健康。無論是早期的征服百岳挑戰自我或是像大自然學習，體驗山林野趣探索歷史脈絡，以致僅只是在社區周邊之步道進行暖身或呼吸新鮮空氣，甚或是型塑成一種與山林有約之社交活動，在在顯示出國人對山林之關係，開始有了不同興趣、嗜好、體驗、目的…等多樣之選擇性。

有趣的佐證是在解嚴後有關認識山林、探索山林之期刊雜誌與書籍也漸漸多元化了。自早期之「台灣百岳」專書到如「大自然」、「台灣山岳」、「戶外」等雜誌，以及



▲繆爾與羅斯福總統曾親自現勘了約瑟米堤峽谷而設立保留地及州立公園，進而提昇為國家公園。（攝影／郭瓊瑩）

民間推陳出新之「步道地圖」，自比例不清到通用GPS及數位電子地圖…等之研發、創新，也說明了健行、登山活動開啟了國人對步道區位、品質、類型，以及困難度等各種條件知識需求之殷切。而知識化、精準化及資訊化，更是這5年來登山步道發展之新氣象，而也因此型塑了步道建設不再只是休閒賞景之一種附加媒介。當使用者、倡議者越來越多時，步道之關建、串連已逐漸變成中央政府以及各層級政府之重要施政計畫與政策推廣。當民間保育人士推動萬里步道時，似乎也已將19世紀繆爾之理想更具體呈現於



▲台灣山區就歷史發展上應有很多仁仍待深入研究之文化考古步徑（資料來源：寶島全覽圖）。



▲原住民獵徑亦是見證台灣山林開發史之媒介。  
（攝影 / 王佩琪）

### 21世紀之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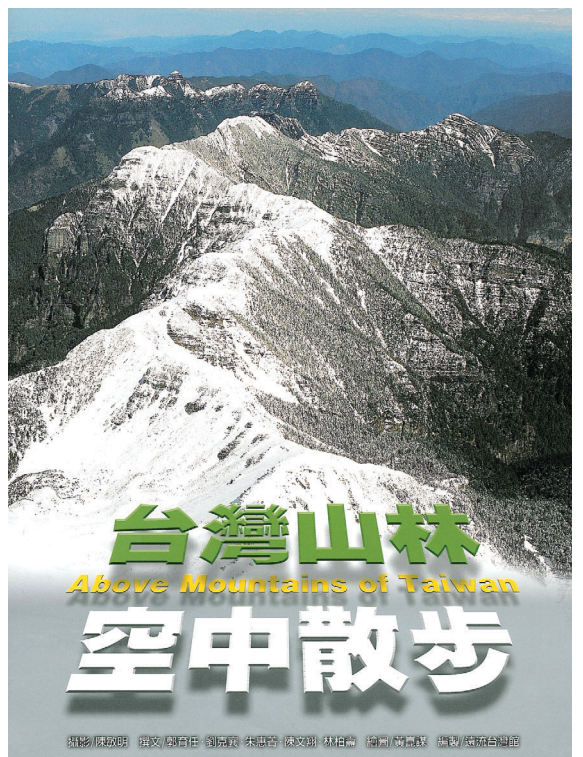
而行政院蘇院長「千里自行車道、萬里步道」之新施政計畫，似乎也承繼了過去美國林肯總統與羅斯福總統認為保育山林、推動荒野保護，以及走入山林、回歸「人民山上的家」是重要的治國施政理念，其也是人與地關係密切的一種引導媒介。

而隨著登山用品店之蓬勃發展與多元化及大眾化、個性化，更可看出台灣人民在走出經濟發展與停滯之不同政經時期後，僅管所得未明顯增加，然而也開始懂得自我區隔生活（或生命）必要性之選擇。登山、健行與山林接觸並未隨經濟不景氣而衰頹，相對地，它卻開展出人類心底深處對渴望回歸樸真生命力之嚮往與實踐力。

這些變遷是深具社會性的，雖不顯著，



▲第53期台灣山岳雜誌封面與第67期大自然季刊封面。



▲台灣山林空中散步（資料來源：台灣山林空中散步封面，2006）。

卻有力地紮根在全民之生活社會底層。如是觀，這是值得欣慰的，因為國人已開始自行



▲人們悠閒的健行。(攝影/陳宏銘)

選擇遠離機械式之遊樂，而走向自然的、人性的，甚而是荒野的山林活動。

### 三、走入山林 認識寶島

依郭城孟(2005)對台灣生態定位之研究，他認為台灣因位於北緯 $22^{\circ}$ — $25^{\circ}$ 間，兼具熱帶氣候區北緣與溫帶氣候南緣之特色。另因地質年輕高山群起造就了許多微環境。整體而言，台灣的山林隨著海拔變化分布有著不同的生態帶，也因其位於中國大陸之外緣，是歐亞大陸生物在冰河時期之避難所，它不僅是北半球生態系之縮影，更有著許多孑遺植物是世界上單位面積物種密度極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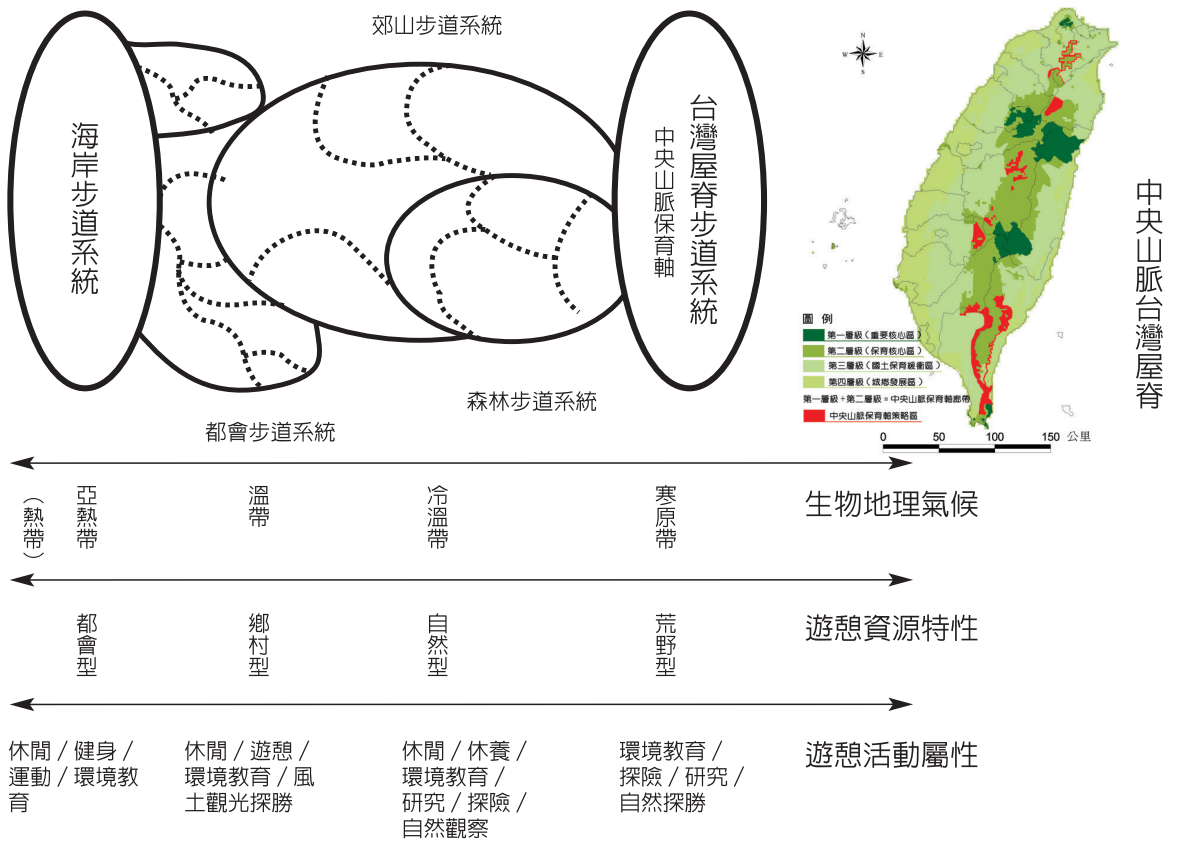
國家。以此來分析，就氣候、地理、生物、地質與人文地理而言，台灣堪稱為世界上少有獨特之珍稀島嶼，而以「寶島」稱之則實至名歸。

惟「寶島」之特色與珍貴性，在過去多自資源掠奪面觀之，而也因其特殊地理區位，它的戰略地位實兼具政治國防與生態之多重關鍵角色。但知性認識(appreciation)層面而言，其實多數國人對於這個「寶島」之所以值得「寶貝」之價值認識仍極有限。針對此點，山林經營者與國家教育部門均難辭其咎。

要認識寶島非得親身體驗不可。當然，先進數位影像科技也可引導螢幕前的國人有機會認識其不同尺度、不同海拔、不同區位之特殊性。然而，若需要有身歷其境體驗寶島之細膩棲息環境、生物多樣性，則必仰賴步道之引領，用雙腳力行去親身觀摩。

早期的山林教育，多仍停留在「保護森林人人有責」、「請勿攀折花木」之類表層意識形態之禁止行為，後來漸走入具教育導向之宣導，如「只留下腳印，不帶走任何東西」，或是對觀看地形景觀之各種天際線、山峰與主峰之介紹。

然而，這些解說教育媒介仍是片斷、通俗的。走入山林，並實際啟發遊人對該所接觸之場景與地形地貌，四度空間之棲地生態系統有所連結，或對該處環境與台灣其它地域有所比較，甚而對世界上其他相關場所有所對比與連結。這也是近來發展生態旅遊、環境教育，以及深度生態學習之突破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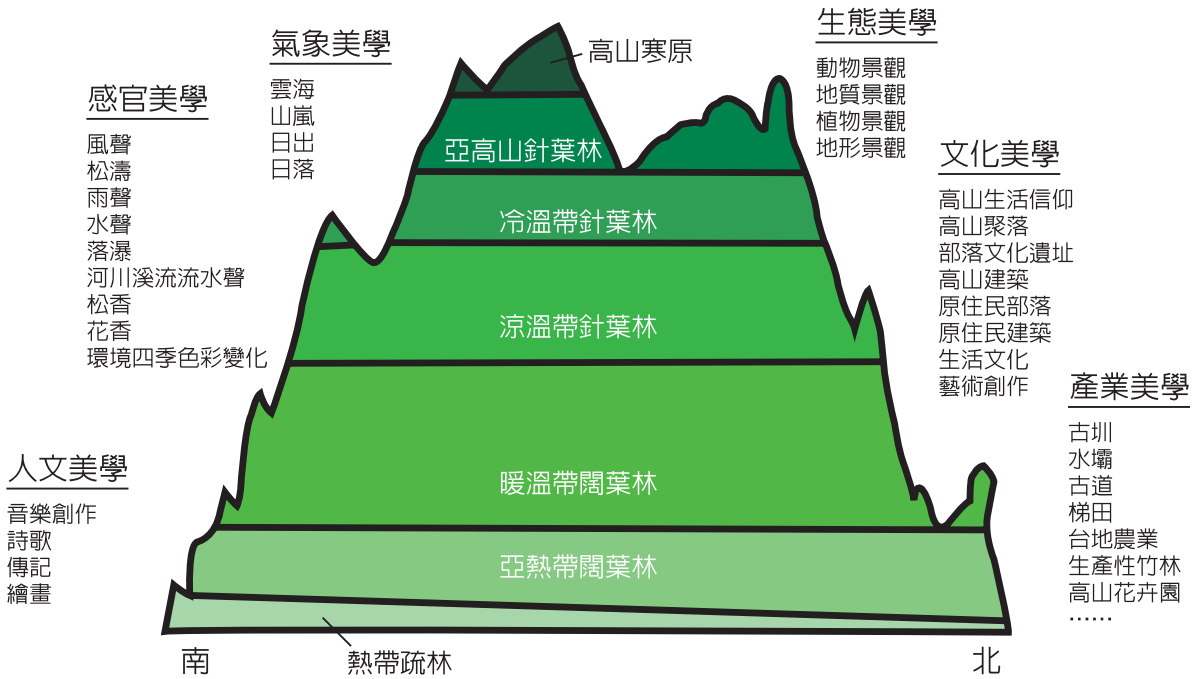
▲ 森林遊憩資源ROS序列圖 (資料來源：郭瓊瑩，2007)。

換言之，依台灣森林之垂直分布，再加以水平經緯之區隔，台灣的山林可區分為數百個微生態棲地，若再以此與現有的步道系統作疊圖分析，則自南部的亞熱帶闊葉林到高海拔之高山寒原，貫穿於間之山林步道若加以分類，則以此為基礎之步道網路將架構出一個「走入山林，認識寶島各類微生態系」之綿密系統。而此亦將可提昇國人對寶島認識之多樣管道，以及作為國人認識寶島珍貴稀有特性之窗口。而這些管道與窗口將會是兼具知性與感性的動態學習場域。

如果將台灣地形地質分區與氣候分區、生態系分區再加上原住民族群分區做一套疊圖 (Overlap mapping)，再套上目前所規劃

之國家步道系統藍圖，自都會區、郊山到高山，再加上已存在之古道，則可更明顯看出步道經疊圖篩選，可再歸納出寶島生態人文特色之菁華步道，而人們將有機會透過這些步道在有限時空內瀏覽寶島之代表性特色。

此外，若欲再更粹煉出一另類精華段，則是橫貫台灣北回歸線之各類型生態系，且可暫命名為「寶島經典代言步徑」，亦即如能再凝聚出一條經典步徑足以闡釋台灣之各類型生態系特色及部分人文景觀，則此北回歸線巡禮濃縮精華版，可以是自西部平原的東石海岸→嘉義阿里山(小火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塔塔加→八通關→中央山脈→玉里→花東縱谷→東海岸→澎湖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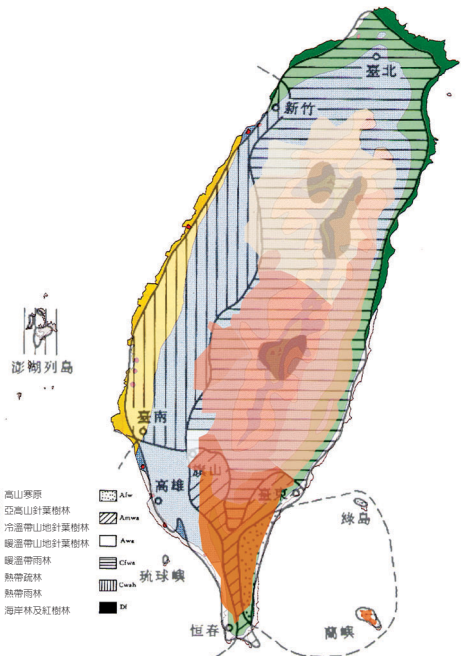
▲森林資源與森林遊憩美學之關係圖（資料來源：參考自郭城孟，1999）。

當然，同樣的橫貫台灣且能將一些經典生態系展現之步徑亦有諸多配套，如：能高越嶺古道、丹大越嶺古道。雖然許多人質疑道：台灣這麼小，如何需要建置出這麼多條國家型步道系統？

然而，若以台灣單位面積所展現出物種歧異度及微環境之生態系多樣性，則，雖然前述步道未能如歐美之跨洲長距離步道系統壯觀，然而就個別步道所經過之資源特性而言，則似乎應可重建國人對於台灣資源定位之特殊性暨相較於國外相關資源規劃所展現出獨特競爭力與吸引力之信心了！

#### 四、串連歷史與未來

如果說，國家步道系統之建置是重要國家建設計畫，則可不必然相信重大建設計畫



▲台灣自然暨人文資源疊疊分析圖【郭瓊瑩整理，2007（資料來源：參考：<http://ngis.zo.ntu.edu.tw/ecoregion>，氣候分區圖、黃威廉，1999，台灣地區植被分布圖、參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址<http://www.apc.gov.tw>，原住民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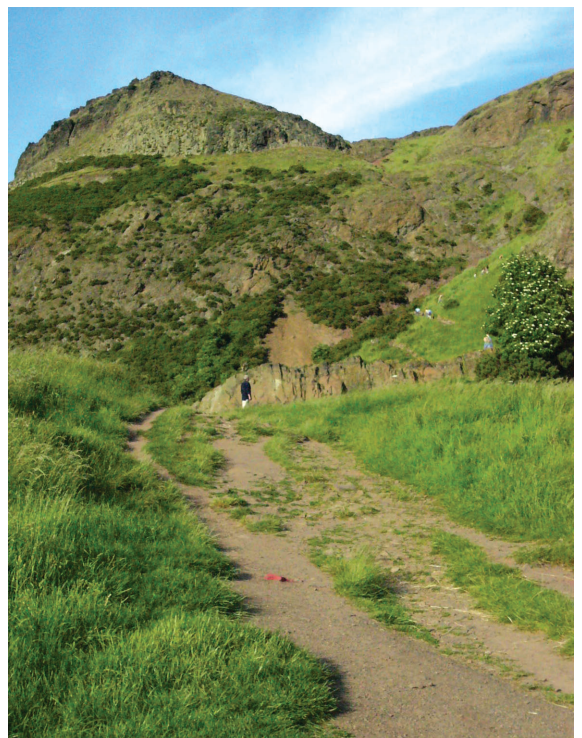


▲理想中的北回歸線巡禮圖應可以視為寶島經典代言步徑（郭瓊瑩整理，2007）。



▲能高越嶺古道是台灣中海拔生態景觀之最佳窗口。  
（攝影 / 郭瓊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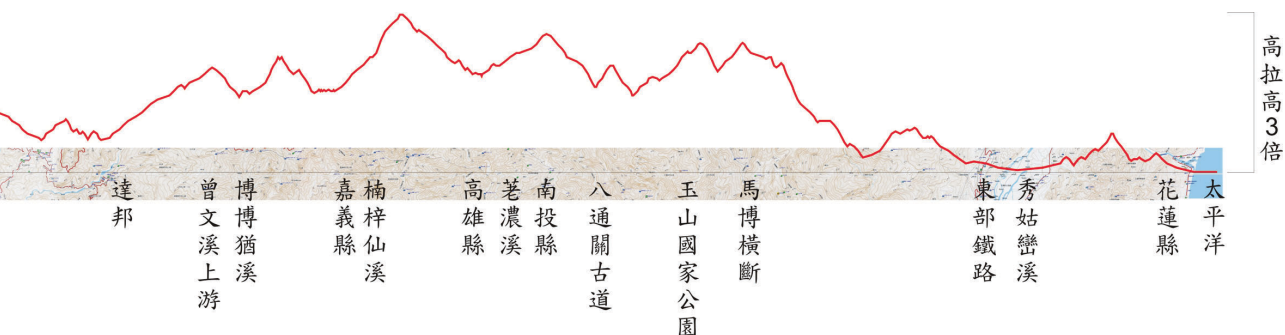
一定要花大錢。這項重大建設其實更應定位於對國家珍貴自然與人文資產之保育修復之關心與實踐，正如「絲路」之串連是一種歷史情境之重建與保存，也是對其未來再發展之一種企圖心與開創力。



▲蘇格蘭之長距離步道可以綿延數百公里，但是設施簡易而自然。（攝影 / 郭瓊瑩）

就步道之視為國家型重大建設則有幾項重要意義值得省思：

- （一）顯示國家對歷史與人文資產之重視。
- （二）顯示國家對於無形遺產之關照。



(三) 顯示國家對地方遺產與生活文化之重視。

(四) 顯示國家已真正步入已開發國家。

(五) 顯示國家對國民之生活素質與精神遺產之重視。

(六) 顯示國家能關照軟體之投資建設。

若是，則完善的國家步道系統建置必須有下列宏觀思惟與視野：

(一) 跨越行政界線與種族界線。

(二) 跨越專業領域整合多重資源與經營人才與知識。

(三) 跨越政治藩籬融入國人生活思惟。

(四) 跨越工程技術約制追求永續設計價值。

(五) 跨越公私範疇爭取多元伙伴最佳認同。

這些思想與視野是必要努力克服與突破的，因為步道系統與高速公路、高鐵或捷運建設不同。它雖須細膩深度規劃，卻不應侷限於精密定線與土木工程技術。須有足夠之彈性以因應各樣現地自然與人文環境之限制與挑戰，以跨域整合交流是絕對必要的，也



▲韓國濟州島漢拏山國家公園步道是認識火山地景生態的重要途徑。(攝影/郭瓊瑩)



▲七星山步道是認識陽明山火山地質史之途徑。(攝影/王嫻琪)

因同一步道可能乘載著跨時空之歷史與文化層，如何宏觀詮釋與解讀尤需審慎細膩之規劃與設計，則能有機會透過步道體驗觀察而與歷史接軌，並有機會展望預測未來發展。



▲ 南非國家公園岩穴步徑之原住民岩畫。  
(攝影 / 郭瓊瑩)

舉例而言，在韓國濟州島之漢拏山國家公園山嶺步道之體驗，它不僅讓遊人可以回顧百萬年前之火山地質史，以及過度期中之生態變遷，也透過遊人之參與認識體驗環境，而可預測未來該如何經營管理這敏感脆

弱卻又熱門之地質歷史路徑。

在濟州島有近120個長達9 km之地下火山熔岩溝 (Lava Tube) 中，可以看到熔岩流動之動態景觀遺跡，也可看到現代人如何面對歷史時間軸之驚訝，與對地質現象解惑之渴切。更可看到子遺植物之生命聯繫。這樣的步道、步徑在台灣有很多潛在處，只是過去對於自然考古部分仍著力較少，只有部分人文考古之發現，而若有計劃以科學方法與技術，以國家資源投入進行長期研發觀測，則陽明山之火山地質史、東部海岸之文化層，還有不斷作用中之中央山脈地殼運動亦可透過精密監測，讓步徑沿線之特殊生態系現象成為一種可觀測、詮釋之景觀資源。

而步徑沿線植群之「上升」或「下降」也可充分作為氣候變遷之指標，以及對環境觀測之警示。

在南非國家公園之岩穴步徑中看到數千年前之原住民岩畫；在喜馬拉雅山麓沿線看到歷代藏人堆砌的瑪呢堆；在武夷山登山步道旁看到宋人之岩刻墨寶；在霞喀羅古道看到日人之駐在所遺址…等，這些不同地域區位、不同氣候分區、不同人文環境、不同時間軸，所顯示出之歷史見證，更喚起步道使用者有機會將身心與歷史連結。那種頓時之連結，就宛如繆爾所言「那是奇特之經歷與感受，讓人有回到山上家裡的感覺…」。

不同年代的人與族群，可以透過步道與不同年代的人、動物、非生物接觸。除了可以透過新的科學研究動力外，在情感上，它其實更潛藏了另類「治療」功能，透過步徑旅行、探



▲ 步道是一種休憩廊道，也是自然學習與挑戰大自然的途徑。（攝影 / 郭瓊瑩一上1、3，王瓊芯一上2）

索，人類也有機會與天地獨處，與自我獨處，更有機會以最真誠之心面對自我，而透過此最單純卻又真實之場景交融，它也間接治癒了我們迷惑、孤獨或俗陋的心。它讓人心在單純之步徑旅途中，得以沉澱、得以去塵，更得以明心見性。

透過與歷史之接觸，吾人可以理性地預測未來，也可以感性地窺視未來，並打開另一扇正面迎接未來之窗。

## 五、結語

美國西部國家公園所以會成為世界國家公園設立之先驅，主因早期其森林中之珍貴樹木包括巨大紅杉被木材商肆無忌憚的砍伐，而後才促動保育團體要求政府保護透過保育運動先劃設局部保留地，再拓展為州立公園或國家公園。似乎人類對大自然共生的歷史均有段類似之歷程。台灣在森林已由經濟林轉型為保育林（保安林）後，人與森林之關係亦更加豐碩多元。而台灣又因地處特殊地理氣候區位，擁有傲世的物種歧異度，多元的生態系，以及複雜細膩的景觀生態結構。步道之於廣大的山林軀體，僅類似其中之微血管而已。然而串連起來的步道網路確足以影響這個軀體之健康度。是以如何安置它，運用它，經營它，是需要人類之共同智慧以對。

步道在景觀生態結構中也是廊道（Corridor）的一環，它除了提供人類健康、登山、旅行、運輸外，它是早期人類文明承



▲►走入山林不僅可體驗氣勢磅礴的山景，同時也可以用更細膩的心去觀察地上的一草一花，這就是山林治療。（攝影／郭瓊瑩）

傳之媒介，也是野生動物之可能通道，或也可能是獵人補殺野生動物之捷徑。任何開發均有其正負衝擊，如何有智慧地經營它，並能適切地將人與大自然共生之正當性考量於中，是今日政府主政者必須做明智決策之關鍵。而同時也是廣大民眾及保育研究專家學者們應更深切細膩但客觀面對之議題。

走入山林，不能破壞它、干擾它，運用山林需適切因應其容許度與承載量。享受山林，不能只獨樂樂，更應同時兼蓄眾樂樂。為此，人與山林之倫理必須重新建立，人對山林之義務更需自多層面灌輸建置，而人對大自然之天職更須透過任何與山林接觸之機



會來實踐。

在實踐之宏觀向度中，尤需培養基礎之美學思惟，以敬山愛山之謙卑心態，體驗多變化之山林動態之美，荒野之美。此外，尚需充實不同向度之科學知識，使用者也應同時可以是觀察者、監測參與者及守護者，為此，參與式遊憩行為，負責式的探索行為，均應透過教育訓練機制擴大環境學習機會，以及與監測守護並行之遊憩行為。

25年前在約瑟米堤遊客中心旁看到Ansel Adams所拍攝之70年前之國家公園黑白照片，迄今比對現場環境，幾乎有時空靜



止之永恆感。在純淨的大山大水景觀中，看不到人類留下的痕跡，除了因天氣、火災或洪泛外。而Leave No Trace不也正是吾人應回饋於山林之天職？此外在那些大山大水中並不多見人為的設施，這也是讓那些偉大攝影師之作品得以如是雋永的原因之一。因為沒有太多人為置入之設施（如：步道、扶手、欄杆、階梯…等），人儘量適應於荒野環境，則一切的一切將都融入大自然可承載之吸收度中。

也許，今日與大自然山林接觸的人類增加了，但如果對於步道資源層級分類清楚，吾人也能克守對於不同屬性步道之責任與規範，則離都市越遠之山林，是否也將更有機會保存前人對荒野之期許？

至少30年前走過的八通關古道與今日應無太多差異，南湖圈谷的岩原植群亦應同樣屹立於中。

只是那綿延數百公里長峻險的蘇花古道，因自然地質崩塌與不再持續使用，讓133年前為開山撫番而興築並逐漸建設累積之歷史，又再次淹沒在大自然力量之作用中。



▲路是人走出來的，也是動物走出來的。  
（攝影 / 郭瓊瑩）

路，是人走出來的。

台灣步道系統的建置也見證了寶島自早期原住民之生存軌跡，清朝與日據時期對開發理番之政策，外人來台採集之興趣，戰後開發與經營山林之經濟標的，以致今日走向保育休閒與教育之價值轉型。

走入山林，自然不能空手而返，而進入寶島這座寶山所獲得的應會是無盡的生態知識與生命體現。畢竟，山林是台灣永續生存之命脈。🌲

參考文獻（請逕洽作者）



（攝影 / 郭瓊瑩）